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10月22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编辑：常元慧
主编：许茗蕾
校对：曾艳

那个把秋天扛回家的人

□伟大江

老家的院子里金灿灿的，不是夕阳，是铺了一地的玉米。母亲坐在小马扎上，俯着身子，两只手利索地剥着最后的几层苞衣。那玉米棒子从苞衣里挣脱出来，便露出一排排整齐密实的、像是牙齿般的金粒子，在余光里泛着温润的光。墙角那边，南瓜堆成了小小山丘，有圆滚滚的，有长长的，橘红的皮，沉甸甸地压在那里，是另一种实在的秋色。

我正看着这满院的丰足，父亲从门外进来了。他没有作声，只是默默地走到院子中央，弯下腰，将地上那两只鼓鼓囊囊的麻袋，一前一后搭上了肩。那是刚打下来的新谷，压得实实的。父亲的身子微微向下一沉，随即吸了一口气，腰背一挺，便将那两座“小山”稳稳地扛了起来。他的背脊，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子，立刻被袋子勒出深深的凹痕。我能看见他脖颈上暴起的青筋，像老树的根须，还有他额角渗出的细密汗珠，映着最后的天光。他一步一步，走得极慢，却又极稳。脚板踩在晒得干硬的泥地上，发出闷闷的声响。那身影，在这一刻竟显得如此高大，仿佛不是扛着两袋谷物，而是将整个秋天的重量，都压在了自己那已不算宽阔的肩上。我忽然想起古人诗句里说的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，虽不是炎夏，但这一份沉甸甸的艰辛，却是相通的。

我赶忙上前想搭把手。父亲却侧过身子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不用，这点东西，不沉。”他继续朝着仓房走去，那身影没入屋檐投下的阴影里，过了一会儿，又空着手走出来，继续收拾别的农具。来来回回，不言不语，像一头沉默的老牛。我这才注意到，

他的腰身，已不如我记忆中那般挺直了。常年的劳作，让他的背影带上了一点不易察觉的佝偻，可正是这微微弯下的脊梁，撑起了我们头顶上方从无风雨的天空。

母亲这时也直起腰来，用手捶着后背，望着父亲的背影，轻声对我说：“你爸就是这样，一年到头，就盼着这个时候。看着粮食进了仓，他夜里睡觉才踏实。”她的眼神里，没有怜悯，只有一种深切的、近乎骄傲的理解。我忽然明白了，父亲扛起的，何止是秋天的收成。他扛起的，是冬日的暖阳，是春日的种子，是来年一家人的指望与心安。这丰收，是他用汗水一寸寸从土地里换来的，他自然要亲手将它安放妥当，才觉得圆满。这忙碌里，藏着的是最朴素的喜悦与尊严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去，最后一缕光温柔地拂过院里的南瓜堆，拂过母亲的银发。父亲终于收拾停当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走过来，就着母亲盆里的水洗手。那水声哗哗的，洗去的是疲惫，留下的是满足。他们并肩站着，看着这满院的成果，没有说话，却有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然，在暮色里静静流淌。

我望着他们，望着这被扛回家的、具象了的秋天，心里被一种暖烘烘的情绪塞得满满的。这人间烟火，这土地情深，原不是写在诗里的飘渺句子，而是父亲那一扛的沉默，是母亲剥玉米时指尖的温度，是这院子里实实在在的、金黄的重量。



茶垢

□张岩

祖父有一只紫砂杯，他用了大半辈子。杯身的紫檀色早已被岁月磨得温润，最惹眼的，是杯内积了厚厚一层茶垢，褐中泛黑，像深不见底的年轮。

我小时候极不喜欢这只杯子。总觉得它不洁净，带着一股陈年老朽的气味。祖父沏茶，从不洗杯，只用水涮一涮。新沸的水冲入，茶叶舒展，那茶垢仿佛也活了，丝丝缕缕地漾开，将一泓清水染成琥珀色。祖父呷一口，眯起眼，脸上是说说不出的熨帖。我总说：“爷爷，换个新杯子吧，这个太脏了。”祖父总是摇头，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杯身，笑道：“小孩子不懂，这是茶山，是宝贝。没了这山，茶就没魂了。”

那时我不懂什么叫“魂”。只记得夏日漫长的午后，祖父坐在藤椅上，茶杯就在手边的小茶几上冒着热气。他有时读报，有时只是静静地望着院子里的老槐树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蝉鸣聒噪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在他的青布汗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也落在那只紫砂杯上。那杯子的沉稳安静，竟和祖父一模一样。

我上高中时，学业繁重，心气也浮躁。一次月考失利，心中郁结，便逃到祖父家。祖父没多问什么，只是照旧烧水，沏茶。他将那杯酽茶推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尝尝，静心。”我勉强喝了一口，入口极苦，让我皱紧了眉。但片刻之后，一股甘甜却从舌根缓缓涌起，醇厚而绵长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安静了下来。我看着那只杯子，第一次觉得，那厚厚的茶垢，或许不是污渍，而是时光熬出的精华，如同祖父脸上的皱纹，每一道里都藏着风雨和故事。

后来我离家求学、工作，像一只越飞越远的鸟。每次回去，祖父依然用那只杯子给我泡茶。我们的话不多，大多时候只是沉默地对坐。茶香氤氲中，所有的牵挂和问候，都在这无声的仪式里了。我渐渐明白，那只杯子，是他与世界相处的方式，从容不迫，将所有的滋味都沉淀下来。

前年冬天，祖父病重。在医院里，他精神稍好时，还会念叨他的茶。母亲用保温杯带了茶去，他喝了一口，便放下，喃喃道：“不是这个味。”我知道，他想念的是他那座“茶山”。祖父走后，这只杯子传到了我手里。我学着祖父的样子，用它泡茶，也终究狠不下心去洗刷那层茶垢。沸水注入的瞬间，那股熟悉的、沉稳的茶香扑鼻而来，仿佛祖父就坐在对面。

如今，我也常常在周末的午后，用它泡上一杯茶。茶水依旧苦涩，而后回甘。杯身的温度透过掌心，传来一种奇异的安宁。我忽然懂得，所谓“茶山”，哪里是茶的魂魄，那分明是祖父将他一生的时光、沉静与爱，都细细地熬煮了进去，日积月累，才筑成了这座沉默的“山”。它提醒着我，生活诸味，皆需慢品，世间烦扰，终将沉淀。

“这这”与“那那”

□周雅琪



两个小家伙是在一个秋雨连绵的天气里被我捡回家的。当时它们在一个纸箱里，纸箱已经被雨水打湿了，两个小小的生命紧挨着，瑟瑟发抖。一只狸花猫，毛色斑驳，像一片被风雨打落的枯叶；另一只是橘猫，那点暖色在灰暗的雨幕下已不再引人注目。我蹲下身，它们齐齐抬起头，两双清澈的、带着惊恐和祈求的眼睛望过来，那一瞬间，仿佛不是我发现了它们，而是它们捕获了我。

我给狸花猫起名叫“这这”，橘猫唤作“那那”。我那时以为名字不过是个代号，却不知它在无形中暗示着我的期待，也划定了情感的亲疏。

这这很聪明，甚至有些狡黠。它很快摸清了我的脾性，会在我心情好时用带着细刺的舌头讨好地舔我的手指，也会在犯错后躲在沙发底下，只露出一双无辜的眼睛望着我，让我不忍苛责。我偏爱它，爱它灵巧的身姿，爱它偶尔流露的、近乎野性的独立。我给予它最多的拥抱，最柔声的安抚，仿佛是在弥补它曾经失去的温暖。

而那那则显得过于普通，甚至有些愚钝。它不像这这会撒娇，大部分时间只是安静地蜷在角落，像一个暖黄色的毛绒靠垫。你抚摸它，它便受宠若惊般地发出响亮的呼噜声；你若忽略它，它也从不吵闹，只是用那双圆圆的、略显憨厚的眼睛默默地追随着

你。我对它，责任多于亲昵，喂食，清理，偶尔揉揉它的脑袋，说一句：“那那，乖。”便无更多交流。它在我的世界里，活成了名字本身——一个略带疏离感的指代词。

转折发生在一个我加班的深夜。这这突然打翻了我放在书桌一角的水杯，水顷刻间漫延，淹没了摊开的珍贵资料。我惊呼着抢救，手忙脚乱，心头火起。这这却早已敏捷地跳开，远远蹲着，依旧是那副无辜的神情，仿佛在说：“与我无关。”那一刻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攫住了我。我给予最多爱的那一个，似乎并不真正懂得，或者并不在意我的付出。

就在我看着狼藉的书桌沮丧时，脚边传来一阵温暖的摩擦。是那那。它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用它圆滚滚的身子，一遍又一遍，固执地、温柔地蹭着我的裤脚。它不会说话，只是仰着头，喉咙里发出平稳而持续的呼噜声，那双总是显得有点憨的眼睛里，是纯粹的担忧和抚慰。

我俯身，第一次郑重地将那那抱进怀里。它身体温热而柔软，喉咙里发出的呼噜声震着我的胸膛，像一曲最朴素的安眠曲。

我们总是不自觉偏爱那些有点特别，或者说优秀的个体，如同我爱这这。而我们忽略的，常常是一些看起来普通，或者说有些笨拙的个体。我们追逐风中的烛火，却常忘了旁边沉默的太阳。我曾以为名字定义了亲疏，却不知是内心的投射划定了远近。突然想起网上流行的一句话：“那个愚笨的孩子，是来报恩的。”的确，那个愚笨的孩子，会用尽自己力气，去爱你。

